

一类 脱剥骗

假马脱缎

江西有陈姓庆名者，常贩马往南京承恩寺前三山街卖。时有一匹银合好马，价约值四十金。忽有一棍，擎好伞，穿色衣，翩然而来，伫立瞻顾，不忍舍去。遂问曰：“此马价卖几许？”庆曰：“四十两。”棍曰：“我买，但要归家作契对银。”庆问：“何住？”棍曰：“居洪武门。”棍遂骑银合马往，庆亦骑马随后。

行至半途，棍见一缎铺，即下马，放伞于酒坊边，嘱庆曰：“代看住，待我买缎几匹，少顷与尔同归。”庆忖：“此人想是富翁，马谅买得成矣。”棍入缎铺，故意与之争价。待缎客以不识价责之，遂佯曰：“我把与一相知者看，即来还价何如？”缎客曰：“有此好物，凭伊与人看，但不可远去。”棍曰：“我有马与伙在，更何虑乎？”将缎拿过手，出门便逃去。缎客见马与伙尚在，心中安然。庆待至午，杳不见来，意必棍徒也。遂舍其伞，骑银合马，又牵一马回店。缎客忙奔前，扯住庆曰：“你伙拿吾缎去，你将焉往？”庆曰：“何人是我伙？”缎客曰：“适间与你同骑马来者。你何佯推？定要问你取。”庆曰：“那人不知何方鬼，只是问我买马，令我同到他家接银，故与之同来矣。他说在你店买缎，少顷与我同去。我待久不见来，故骑自马回店。你何得妄缠我乎？”缎客曰：“若不是你伙，何叫你看伞与马？我因见你与马在，始以缎与他。你何通同装套脱我缎去？”二人争辩不服，扭在应天府理论。缎客以前情直告。庆诉曰：“庆籍江西，

贩马为生，常在三山街翁春店发卖，何尝作棍？缘遇一人，问我买马，必要到他家还银，是以同行。彼中途下马，在他店拿缎逃去，我亦不知，怎说我是棍之伙？”府尹曰：“不必言，拘店家来问，即见明白。”其店家曰：“庆常贩马，安歇吾家，乃老实本分人也。”缎客曰：“既是老实人，缘何代那棍看伞与马？此我明白听见，况他应诺。”庆曰：“叫我看伞，多因为他买马故也，岂与之同伙？”府尹曰：“那人去，伞亦拿去否？”缎客曰：“未曾拿去。”府尹曰：“此真是棍了。欲脱你缎，故托买马，以陈庆为质。以他人之马，赚你之缎，是假道灭虢术也。此你自遭骗，何可罪庆？”各逐出免供。

按：吾观作棍亦多术矣。言买马，非买马，实欲假马作囿，为脱缎之术。故先以色服章身，令人信其为真豪富；既而伫立相马，令人信其为真作家；迨入缎铺，诳言有马与伙，令人信其为真实言；至脱缎而走，以一伞贻庆，与缎客争讼；此皆以巧术愚弄人也。若非府尹明察，断其为假道灭虢，则行人得牛，不几邑人之灾乎？虽然庆未至混迹于縲绁，缎客已被鬼迷于白昼矣。小人之计甚诡，君子之防宜密。庶棍术虽多，亦不能愚弄我也。

〔译文〕

江西省有个叫陈庆的人，常到南京承恩寺前三山街贩卖马匹。当时，有一匹银合好马，价值约四十金。一天忽然有一个恶棍，撑着一把好伞，穿着花色缎衣，飘然而来，站在马前观看，不忍离去。于是问道：“这匹马多少钱？”陈庆说：“四十两”。恶棍说：“我买，但是要到我家取银子。”陈庆说：“你家在哪？”恶棍说：“住在洪武门。”于是骑着这匹银合马前往洪武门，陈庆也骑马跟在后边。

走到半路，恶棍见一个缎铺，立即下马，把伞放在酒坊边，嘱咐陈庆说：“代我看一下，等我买几匹缎，一会儿一块走。”庆想：“这个人想必是富翁，马的这宗买卖谅也能做成了。”恶棍进入缎铺，故意

与卖缎的人争价。等卖缎的人用不识货价责备时，就假装说：“我拿去给识价的人看看，再来还价，怎么样？”卖缎的说：“这样的好东西，凭你去拿给谁看，但是不可走远。”恶棍说：“我有马和伙计在那里，你还担心什么呢？”便将缎子拿到手，出门便逃走了。卖缎的见他的马和伙计还在，心中安然。陈庆等到中午，也不见人来，想那人一定是个恶徒。便不要他的伞，骑着银合马，又牵一匹马回店。卖缎的人忙奔向前，扯住陈庆说：“你的伙伴把我的缎子拿去，你要到哪去？”陈庆说：“什么人是我的伙伴？”卖缎的说：“刚才与你一同骑马来的那个人，你为什么假装推托？我一定要向你要缎子。”陈庆说：“那个人不知道是何方鬼，只是向我买马，让我一齐到他家拿钱，所以才和他来到这里，他说到你的店里买缎，少顷与我同去，我待了很久，不见他来，所以骑马自己回店去，你怎么能缠着我呢？”卖缎的说：“如果不是你的同伙，为什么叫你看伞与马？我因见你和马都在，才把缎子给他；你为什么与他做套骗我的缎子？”两人争辩互不服气，便扭打到应天府。卖缎的便把前边的事告官。陈庆申诉说：“我是江西人，贩马为生，常在三山街翁春店发卖，何尝做过坏事？只是因为遇到一人，向我买马，一定要到他家去取银子，所以才一同行走。他在中途下马，在他的店里拿了缎子逃走，我也不知道，怎么说我是恶棍的同伙呢？”府尹说：“不要说了，拘店家来问，就明白了。”陈庆的店家说：“陈庆贩马，常安歇我家，是个老实本分的人。”卖缎的说：“既是老实人，为什么代那个恶棍看伞和马？这是我自己听的，况且他也答应的。”陈庆说：“叫我看伞，多是因为他买我的马的缘故，怎么能就说是同伙呢？”府尹问：“那人走时，伞也拿走了么？”卖缎的说：“没有拿。”府尹说：“这真是个恶棍了。要骗你的缎子，故意假托买马，用陈庆为人质。用他人的马，赚你的缎子，是借道灭虢之术。这是你自己被骗，陈庆何罪之有？”于是把二人赶出门，免于起訴。

按：我看作恶棍的也多骗术。说买马，非买马，实际上想借马作讹，为骗缎的手段，所以先穿着豪华的衣服，令人相信他是个真富豪，然而再相马，让人相信他是真买家，等入缎铺，诈称有马和伙计，让人相信他的话，骗缎而逃，把一把伞留给陈庆，同卖缎者打官司，这些都是用骗术愚弄人。若不是府尹明察，推断这是假道灭虢之术，则不是行人得牛，使邑人遭殃吗？陈庆虽然没有混入恶棍之流，而卖缎者已被鬼迷于白昼了。小人之计甚是诡密，君子要仔细提防，就是恶棍的骗术再多，也不能愚弄自己。



先寄银而后拐逃

通州有姓苏名广者，同一子贩松江梭布往福建卖。布银入手，回至半途 遇一人姓纪名胜 自称同府异县 乡语相同 亦在福建卖布而归。胜乃雏家，途中认广为亲乡里，见广财本更多，乃以己银贰拾余两寄藏于苏广箱内。一路小心代劳，浑如同伴。

后至日久，胜见利而生奸。一夜，佯称泻病，连起开门出去数次。不知广乃老客也 见其开门往返 疑彼有诈谋 且其来历不明，“彼虽有银贰拾余两寄我箱内 今夜似有歹意。”乘其出 即潜起来，将己银与纪胜银并失落衣物另藏别包袱，置在己身边；仍以旧衣被包数片砖石放在原箱内，佯作熟睡。胜察广父子都睡去，将广银箱夤夜挑走。广在床听胜动静 出门不归 曰：“此果棍也 非我险遭此脱逃矣。”

次日 广起 故惊讶胜窃他银本 将店主扭打 说他“通同将我银偷去”。其子弗知父之谋 尤怒殴不已。父密谓曰：“此事我已如此如此。”方止。早饭后 广曰：“我往县告 若捕得那棍 你来作证；不然 定要问你取矣。”广知胜反中己术 径从小路潜归。

胜自幸窃得广银，茫茫然行至午，路将百里。开其箱，内乃砖石、旧衣也。顿足大恨，复回原店。却被店主扭打一场，大骂曰：“这贼 你偷人银 致我被累！”将绳系颈 欲要送官。只得吐出真情 叩头恳免。时胜与广已隔数日程途 追之不及 徒自悔恨而已。

按 纪胜非雏客 乃雏棍也。先将己银托寄于广 令其不疑 后以诈泻开门 候其熟睡 即连彼银共窃而逃。彼之为计 亦甚巧矣。盖此乃“欲取姑与”棍局中一甜术也。孰知广乃老客 见出其上，察其动静，已照其肝胆。故因机乘机，将计就半，胜已入厥算中而

不自知矣。夫胜欲利人之有，反自丧其有，雒家光棍，又不如老年江湖也。待后回店，被其扭打，捻颈哀告以求免，是自贻伊戚，又谁咎也？天理昭昭，此足为鉴。

〔译文〕

通州有一个姓苏名广的人，同一个儿子贩松江梭布到福建卖。卖布的银子到手后，回家的半途中，遇到一个姓纪名胜的人，自称是同乡，但不在一个县里，口音相同，也在福建卖布回来。纪胜年纪比较轻，途中认苏广为乡亲，见苏广财本更多，就把自己的二十多两银子寄藏在苏广的箱子里。一路上小心代劳，就像同伴一样。

后来，日子长了，纪胜见利而生奸心。一夜，假称腹泻，接连起来出去几次。他不知道苏广乃是老做卖买的人，见他开门往返，便怀疑他有阴谋，而且其人来历不明，心想“他虽有二十多两银子寄放在我箱内，今夜似有歹意。”乘纪胜出去，苏广便立即起来，将自己的银子和纪胜的银子藏在另一包袱内，放在自己的身边；把旧衣服包数片砖石放入原来箱内，假装熟睡。纪胜见苏广父子都睡了，便将苏广装银子的箱子乘夜挑走。苏广在床上听见纪胜的动静，见他出门没归，说：“果然是个恶棍，如果不是我，这个被骗的结果难逃了。”

第二天，苏广起床，故意惊讶纪胜偷他的银子，将店主扭打，说他“勾结纪胜偷银子。”苏广的儿子不知其父的谋略，尤其对店主怒打不止。苏广悄悄告诉他“此事我已如此如此。”儿子这才住手。早饭后，苏广说：“我到县里告状，如果追得那个家伙，你来作证，不然的话，定要向你要银子。”苏广知道纪胜反中了自己圈套，便从小路回乡。

纪胜暗自高兴偷得苏广的银子，茫茫然行到中午，大约走了百余里路。打开箱子，只有旧衣和砖石。纪胜顿足大恨，又回到原来的店里，却被店主扭打一顿，大骂道：“你这个贼！偷了人家的银

子，让我受累！”把绳子拴在他脖子上，要送官。纪胜只得吐出真情，叩头恳求。这时，纪胜与苏广已隔了几天的路途，追也来不及了，只有自己悔恨而已。

按：纪胜不是雏商人，而是雏恶棍，先将自己的银子托寄于苏广，令苏广不生疑心，后来又以腹泻为名，来回开门，等苏广熟睡，即连苏广的银子一齐偷走。他的计策也太巧了。这大约是“欲取姑与”吧，骗局中的甜术之一。哪里知道苏广是老客，见他的行动已是心知，所以乘机使用了“将计就计”，让纪胜入了苏广的圈套还不知道呢。纪胜要占有别人的银子，反而丧了自己的银子，雏骗子不敌老江湖啊！等他回店，又被扭打，哀告求免，是自做自受，又能怪谁？天理昭昭，这个足以为鉴。



明 骗 贩 猪

福建建阳人邓招宝者，常以挑贩为生。一日，贩小猪四只，往崇安、大安去卖。行至马安岭上，遇一棍问他买猪。宝意此山径僻冷，无人往来，人家又远，何此人在路上买猪？疑之，因问其何住。棍曰：“即前马安垵也。”宝曰：“既要买，我同你家去。”棍曰：“我要往县。你拿出与我看，若合吾意，议定价方好回家秤银，不然，恐阻程途矣。”此棍言之近理，宝即然之，遂拿一猪与看。棍接过手，拿住猪尾放地上细看，乃故放手，致猪便走。佯作惊恐状曰：“差矣，差矣！”即忙赶捉——不知赶之正驱之也。宝见猪远走，猛心奔前追捉，岂知已堕其术也。棍见宝赶猪，约离笼二三百步，即旋于笼内拿一猪在手，又踢倒二笼，猪俱逃出，大声曰：“多谢你！慢慢寻！”宝欲赶棍，三猪出笼逃走，恐因此而失彼，况棍走远难追，但咒骂一场。幸得三猪成聚，收拾入笼，抱恨而去。

按：吾观棍之脱猪也，一邂逅相逢之顷，贼念即生，乃以谎言相哄，致宝深信，所谓“君子可欺以其方”者也。乃始也放猪佯逐，以误其远赶之于前；继也擒猪踢笼，以制其不赶之于后；使人明堕其术而不自知。仓卒装套，抑何濡也。商者鉴之，勿谓暗机隐械，宜为慎防，即明圈显套，尤当加谨。

〔译文〕

福建建阳人邓招宝，以挑贩为生。一天，他贩小猪四只，到崇安、大安去卖。走到马安岭上，遇到一个骗子向他买猪。招宝思此山径僻冷，无人往来，人家又远，为什么这个人在路上买猪？便很怀疑，所以问他住在哪里。骗子说：“就是前边的马安垵。”招宝说：

“你既要买，我同你一齐到你家去。”骗子说：“我要到县里去。你拿出来我看看，若合我意，定好价后好回家拿银，不然，就耽误时间了。”这个骗子说得比较近情理，招宝同意了，便拿一只猪给他看。骗子接过来，拿住猪尾放在地上细看，故意放手，使猪跑掉。假装惊叫到：“差矣，差矣！”立即赶捉小猪，不知正是赶猪呢。招宝见猪跑远，便猛跑前追，岂不知正好掉进了骗子的圈套。骗子见招宝赶猪，大约离猪笼二、三百步，立即从猪笼内拿出一只猪，又踢倒两个笼子，猪都跑了出来，骗子大声说：“多谢你！慢慢找！”招宝欲追恶棍，而三只猪又出笼逃走，怕顾此失彼，况且恶棍也跑远难追，只好咒骂一场。幸亏三只猪都抓到，收进猪笼，抱恨而去。



按：我看骗子抓猪，一邂逅相逢之片刻，贼念即生，就用谎言相骗，使招宝深信不疑，即所说的“君子可欺因为他正直”。开始放猪假装追猪，让招宝到远处追赶，继而又拿猪踢笼，以牵制他不能赶后，使人明知上当而没有办法。仓卒让人进圈

套，多么诡恶啊！商人应该引以为鉴！不要说什么暗术隐械，应当慎防；即便公开的圈套，更应谨慎。

遇里长反脱茶壶

赵通，延平府南平县人也。家世积善，钱粮颇多，差当七图一甲里役。其甲首林钱一者 机智过人 不务生理 第饮赌宿娼 后来家业萧条，无处栖身，只得逃外。通亦不知其何往。

一日 通与仆往杭贸易 经过浦城 憩息于亭 适见钱一。通遂骂之曰：“这奴才！你逃外数年，户丁不纳，粮差累赔，是何理也？今你见我 你何以说？”钱一被骂不甘 心生一计 向前赔笑曰：“我每欲回 送条编与里长 奈我家中欠人财物甚多 难以抵偿 故不敢回矣。今幸遇里长，如天降下，敢再推辞？况这几年赖里长福庇，开店西关码头，家中稍裕。新娶邑人徐某之妾为妻，被人欺奸。我乃孤身一人，出外独居，无奈伊何！今幸遇里长，则有主矣。里长往杭州，亦经门处过，即到我家暂歇，自当算还编银；又烦代我作主。”通听其言 私心喜曰：“今日得此 可作往杭盘费 诚可谓出门招财也。”遂与同行。

至一店所 钱曰：“里长今朝起早 又路行半日 肚又饥矣 上店沽酒湿口何如？”应曰：“可。”遂入店 叫店主暖酒、切豆腐 与通食。更问店主曰：“这里有好红酒、猪肉否？”店主曰：“市前游店肉酒俱有。”钱一曰：“可借壶、秤一用。”店主拿壶、秤出 钱接过手 直望游店转弯抹角潜躲而去。通与仆吃酒，一壶将尽 乃对仆曰：“钱一去许久不来 莫非与人争斗 不然 此时当来矣。汝往看之。”仆即往酒肉店去问，说并无钱一。待欲寻他，又不知他去向，只得秤银还酒。店主收银 索取壶、秤。通怒曰：“酒是我吃 我还你犹可 壶、秤是你自交钱一 何干我事？”店主曰：“人同你来 你在我店饮酒，故把壶、秤借他。不然 我晓得甚么钱一？”言来言去 两下角口大闹。众人来劝，问其来历，始知甲首骗里长入店，更脱店主壶、秤。

众大笑曰：“是他自错 赔他也罢。”不得已代赔 呕气抱忿而去。

按 林钱一始说家颇充裕 妻被棍奸 欲投里长作主 致人不疑 继也入店 借壶、秤沽酒肉 以叙阔之情 使人不备 玩通于股掌之中 术亦巧矣。然钱一狡猾有素 通亦知之 乃一卒遇之 通遂信其言而入店饮酒；更欲沽红买肉，皆非款待之真情。在通当烛其伪而止之曰：“店中不便 有酒有肉 到家食之未晚也。”则钱一奸无所施。将道旁脱走不暇，何至赔壶、秤而受呕气也？故钱一狡也，而通亦欠检点焉。嘻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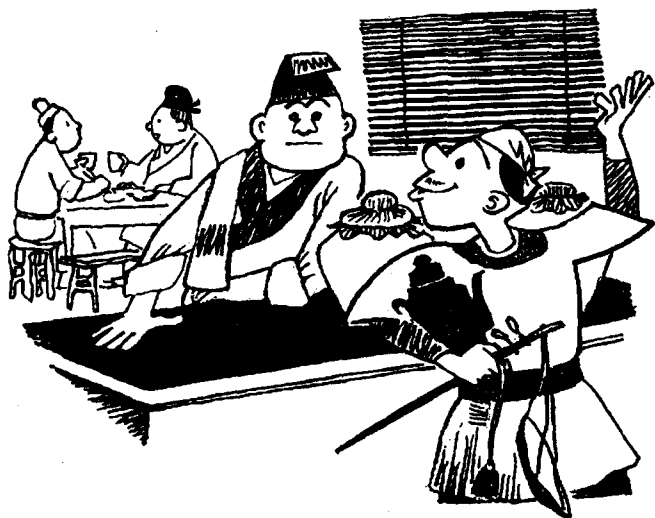
〔译文〕

赵通，是延平府南平县人。世代积善，钱粮颇多，在七图一甲当差。差头林钱一，机智过人，不务生计，成天饮酒宿娼，后来家业萧条，无处栖身，只得外逃。赵通也不知道他到了哪里。

一天，赵通与仆人到杭州贸易，经过浦城，憩于长亭，正好见到林钱一。赵通骂道：“这奴才！你外逃数年，户丁不纳，粮差累赔，是什么道理？今你见了，还有什么说的？”钱一被骂，心里不甘，心生一计，向前赔笑道：“我每次想回去，送条编与里长，无奈我家中欠人财物太多，难以抵偿，所以不敢回去。今天幸遇里长，如天降临，哪敢再推辞？况且这几年赖里长福庇，在西关码头开了一店，家中稍稍富裕。新娶城里人徐某之妾为妻，被人欺负奸淫。我乃孤身一人，出外独居，没有办法啊！今天幸亏遇到里长，我有主啦。里长到杭州，也经过我的住处，即到我家暂歇，自当算还编银，又烦代我作主。”赵通听信了他的话，私下心里高兴：“今日得编银，可作到杭州的盘费，真可谓出门招财也。”于是便与钱一同行。

到了一个酒店 钱一说：“里长今日起早 又行了半日路 肚子一定饿了 到店里买点酒喝怎么样？”赵通说：“可以。”于是到了店里 叫店主暖酒、切豆腐 与通食。又问店主说：“这里有好红酒、猪

肉吗？”店主说：“街市前边的摊贩有酒有猪肉。”钱一说：“借壶、秤一用。”店主拿出壶、秤，钱一接过去，直到前边游摊转弯抹角躲藏而逃。通与仆吃酒，一壶将尽，乃对仆说：“钱一久去不归，莫非与人争斗？不然，这时该回来了，你去看看。”仆即往市里看，说并无钱一。待要找他，又不知他的去向，只得付酒钱。店主收了钱，索要壶、秤。赵通怒道：“酒是我吃的，我还你还行，壶、秤是你自己交给钱一的，干我何事？”店主说：“人同你来，你在我店饮酒，所以才把壶、秤借给他，不然我晓得什么钱一？”争来争去，双方角口大闹，众人来劝，问明原由，才知道是钱一骗里长入店，更骗了店主的壶秤。众人笑说：“是他自己的错，赔了也罢。”赵通不得已，只得代赔，呕气抱忿而去。



按：林钱一开始说家境充裕，妻被恶棍奸淫，欲让里长做主，使人不疑；继而入店，借壶秤买酒肉，以叙阔别之情，使人不防备。玩弄赵通于股掌之中，术也巧。然而钱一狡猾有素，通也知道，在仓促间遇到，赵通便相信他的话，而进店喝酒，更要买肉沽酒，都不是款待的真情。赵通应该明白他的奸诈而制止他说：“店中不便，有酒有肉，到家中吃也不晚。”那么钱一则无奸可施。在店里钱一逃不掉，哪至于赔壶、秤而呕气呢？钱一固然狡猾，而赵通也欠检点。

乘闹明窃店中布

吴胜理 徽州府休宁县人 在苏州府开铺 收买各样色布 揭行生意最大，四方买者极多，每日有几十两银交易。外开铺面，里藏各货。

一日，有几伙客人凑集买布，皆在内堂作账对银。一棍乘其丛杂，亦在铺叫买布。胜理出与施礼，待茶毕，安顿外铺少坐。胜理复入内，与前客对银。其棍募其铺无守者，故近门边，诈拱揖相辞状 遂近铺边拿布一捆 拖在肩上 缓步行去。虽对铺者 亦不觉其盗。后内堂诸商交易毕，胜理送客出外，忽不见铺上布，问对门店人曰：“我铺里一捆布是何人拿去？”对门店人曰：“你适间后来那客人 与你拱手作辞 方拖布去 众皆见之 你何佯失布？”胜理曰：“因内忙，故安他在外铺坐，候前客事毕，然后与他作账。何曾卖布与他？”邻人讶曰：“狡哉 此棍 彼佯拱手相辞 令我辈不敢说他是贼 缓步而行，明白脱去矣 将奈何？”胜理只得懊恨一场而罢。

按：棍之窃斯布也 初须乘其丛杂 入其店中 尚未定其骗局之所出也。至胜理待其茶而安之外铺少坐，左顾右盼而奸谋遂决矣。故拱揖而辞，而明拖其布，如荆州之暗袭，不甚费力，真可谓高手矣。在胜理 店积货物 宜不离看守 方可保无虞。关防不密 安知无棍徒混入行奸乎？待布既失而后扼腕，何益哉？大凡坐铺者，当知此而谨慎之可也。

〔译文〕

吴胜理，徽州府休宁人，在苏州府开铺，收买各样花布 同行里生意最大，四方买者极多，每天都有几十两银子的交易。外开铺

面，里边藏货。

一天，有几伙客人凑在一起买布，都在内堂交钱。一个骗子乘机入内，也在铺里叫买布。胜理出来和他施礼，待茶毕，安顿他在外边少坐。理胜又入里边，与前边的客人对银子。这个骗子看到他的铺子无人看守，所以靠近门边，做假装告辞的模样，于是就拿走门边的一捆布，拖在肩上，缓步而去，就是对面的铺子的人，也没有察觉他的偷盗行为。待后堂诸商交易完毕后，胜理送客人出来，忽然不见铺上的布，问对门店的人说：“我铺里一捆布是什么人拿去的？”对门店里的人说：“你刚才最后来的那一位客人，与你拱手作辞，才把布拖走的，我们都见了，你怎么能假称丢布呢？”胜理说：“因为里边忙，所以安排他在外铺坐，等前边的结了账，再同他作账 什么时候卖布给他啦？”邻人惊讶地说：“狡猾呀 这个恶棍 他假装拱手相辞，令我们不敢说他是贼，缓步而行，明白地逃脱，怎么办？”胜理只得懊恨一场而罢。



按 恶棍偷店中布 最初乘来往的人丛杂 进入店中 尚不知他设的骗局。到胜理待茶而将其安排到外捕少坐，左顾右盼，则其奸谋才确定了。所以拱手而辞，明目张胆拖布而去，如荆州之暗袭，不甚费力，真可谓高手。对胜理来说，不离开，才能保证不出错误。防备不严，怎么知道没有恶棍混在其中行奸呢？等到布已丢失而后悔，有什么益处呢？大凡坐看铺面者，应当知道这个道理而谨慎才行啊！